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湿婆之舞

江波科幻佳作选

江波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湿婆之舞

江波科幻佳作选

江波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湿婆之舞/江波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0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ISBN 978-7-5364-7481-9

I. 湿… II. ①江… III. 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5823号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湿婆之舞——江波科幻佳作选

著 者 江 波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刘维佳
封面绘图 刘军威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面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7mm×208mm
印 张 16.5
字 数 38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0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ISBN 978-7-5364-7481-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写在“基石”之前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

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目 录

CONTENTS

湿婆之舞	1
时空追缉	25
七个瞬间	59
移魂有术	79
蛾 伊	121
土斯星纪事	133
发现人类	153
十七号塔台	173
星球往事	229
千千世界	287
洪荒世界	315
太阳战争·毁灭日	339
银河漂流	381
追光逐影	421
末日之旅	473
最后的游戏	501
后 记	521

湿婆之舞

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可以随时死去。唯一值得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你要想做一件事情,彻底忘掉你的处境,来肯定它。要满怀激情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这绝对是生活最重要的真谛。这不是我讲的,是韦伯说的。^①所以我并不照着这个做。韦伯这么做了,他穷困潦倒,最后因为没有钱吃饭而饿死在冰原上。这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可怕,所以我不这么做。人们常说,真理可以战胜恐惧,可对我来说却恰恰相反,恐惧战胜了真理。我爱真理,却怕痛,怕冷,怕吃不饱,于是我便投降了。在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片刻忘掉过自己的处境,所以我不敢……不敢……不敢……日子就在这样小心谨慎反复算计中不知不觉地消耗掉了,直到我突然明白:这样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我可以随时死去。

^①这段话来自水木清华BBS上的签名档,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格非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接下来的这句“所以我并不照着这个做。韦伯这么做了,他穷困潦倒,最后因为没有钱吃饭而饿死在冰原上”则属本人狗尾续貂。——作者注

问题在于我应该怎么死去。

有人在招募志愿者,从事一项据说很光荣很伟大的事业:实验埃博三号病毒疫苗。这个事业没什么钱途,没有薪水,连工作都算不上——不需要技术,只要是个活人就行。如果不幸死掉,还不能保留全尸,因为尸体要拿来解剖研究。

然而我却报名了。我想,人的一生不能老这么猥琐,而告别猥琐,最快最直接——不能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种轰轰烈烈的办法死掉。在报名的那一刹那,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现在我就是人类的代表,将与那种比头发丝还要细上万倍的恶魔进行殊死搏斗。我报名充当了志愿者,随时准备死掉。神圣的使命感让我浑身发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埃博病毒的来源谁也说不清楚。据说它来自一种猴子,当时这不幸的猴子被做成一道菜放在餐桌上,孰料这猴子没有死透,竟猛然睁开了眼睛,然后被它的眼睛瞪过的食客就染上埃博病毒,在三天后死翘翘了,而瘟疫就此传播开来……这种说法据说来自一个神秘的动物保护宗教组织——自然派。在他们的圣书里边,《启示录》第一章第一页第一句写着:“毁灭,然后才有创造。”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不是自然派教徒,于是另一种说法对我而言显得更有吸引力:某种变异的流感病毒在某国的实验室里被培养成烈性传染体,打算制成一种秘密生化武器,然而,病毒不小心被带出了实验室,于是就有了大灾难。

大灾难是恐怖的回忆。那时候城里到处都是死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收尸,后来连收尸的人都死光了,于是尸体堆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也没有人理会。城市开始腐烂发臭,令人作呕。人们试图逃离城市以躲避灾难,他们冲出大厦,冲出地下室,使用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只要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全都用上了,力图跑出城市,争取一线生机。

可是城市之外也在死人,人们死在田野里,倒毙在公路旁。那些被看

做避难所的地方，原始森林，荒漠，草场，也到处是尸体。动物们也和人类一样死掉，家养的和野生的，都在死亡线上挣扎。野兽死在巢穴里，而飞鸟则从天上掉下来。

我是幸存者。病毒无孔不入，却不能对抗低温。在那些终年覆盖着冰雪的地方，病毒无法生存。南极洲和北冰洋，地球的两极是仅存的避难所，夹在两者之间的广袤土地都成了生命禁区。据说北冰洋的冰盖和岛屿上曾经有人幸存，后来他们也都死了，因为没有电力和食物。我们比他们幸运，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南极洲拥有四座核电站、三十六个地下基地，甚至还有专门为研究太空旅行而设置的两个合成食物研究院及附属工厂。联合国世代飞船计划也在这里设置了训练基地，把一个大飞船的骨架放在极地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这个大飞船的周围和地下，就是我的基地，南极洲最大的基地城市——联合号城。南极洲有三十四万人口，这就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的人。

如果对于痛苦和绝望没有感受，这样的死亡也不算什么。亿万年前，那些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的三叶虫，六千五百万年前，那些统治了大地和天空的恐龙，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而生物圈却永远不死，总会在每一次毁灭性打击之后恢复生机。生命总能够为自己找到出路。人类祖先也曾面临灭绝，十万年前黄石公园的火山爆发触发了冰川期，严寒和饥饿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整个地球只剩下上千人口……然而人类还是挺了过来，发展了文明，繁衍出八十亿人口，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冰川世界中苦苦挣扎的蒙昧祖先相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无疑要好太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文明和三十四万人口。

埃博病毒项目组的负责人巴罗西迪尼阿博士，是个印度人。印度是一个炎热的北半球国家，带着几分神秘，然而这个国家却派遣了一个科学考察团长年驻扎南极洲。巴罗西迪尼阿到这儿来是研究史前细菌的。南极洲曾经是温暖湿润的大陆，有繁盛的植被和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无数的细菌。动植物早已经不复存在，细菌却很可能仍旧活着，冰冻在亿万

的坚冰之下，生命进程停滞，却仍旧活着，只要把它们带到地面就能苏醒。两种相隔了亿万年的生命亲密接触，即便不算神奇，至少也激动人心。巴罗西迪尼阿却退出了这激动人心的事业，转而研究埃博病毒。他别无选择，作为人类唯一幸存的微生物学家，他要撑起三十四万人的希望。我喜欢他，因为他居然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印度人。而且，据说自从他的妻子死于大灾难后，他一直独身，不近女色。我喜欢这样痴情而执拗的人。

我在一个白色的实验室里见到了他。他让我躺在一张床上，做准备工作。一切都准备就绪，他拿出一张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纸来让我签字。

签字！我已经签了无数张纸了，无论其中的内容有多么不同，核心只有一个：我自愿放弃生命，没有人对我的死亡负责。死亡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自愿死亡，哪怕声明过一千遍也有人会要求声明第一千零一遍。我拿起笔，准备写下名字。然而一行字让我停顿下来——“身体被啃噬过程中，会出现高热和极端灼痛……”等等，我是来做病毒实验的，并不是来让某种东西吃掉的。我把这段声明指给博士看，请他给出一个解释。

博士看着我，目光犀利，“他们没有给你解释过吗？”

我坚定地摇头。

博士拉过椅子，坐在我身旁，“好吧，可能你对生死并不在乎，但你一定在乎你是怎么死的。人都不喜欢死得不明不白。首先，埃博病毒并不是病毒，而是细菌。那些传播消息的人觉得病毒比细菌听起来更可怕，于是他们就说那是病毒，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用病毒来称呼它。它的学名，叫做埃博肉球菌。”

肉球菌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些可笑，它让我想起一道叫做红烧狮子头的菜。八岁那年，父亲给我做过这道菜，后来我再也没有尝到过，记忆中，那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和这残酷的吃人的小东西相去万里。我扑哧笑出声来，巴罗西迪尼阿显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眼光。我摇摇头，“没什么，你继续说。”

白色实验室里的两个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实验室外边，围着许多人，大多声名卓著，或者是记者——他们表情严肃，听着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关于埃博病毒和星球命运的演讲；而躺在床上的我，却神游物外，除了开始的几句话，满脑子都是红烧狮子头。红烧狮子头可以是人生的某种意义。我突然不想死了。

巴罗西迪尼阿停止说话，这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他盯着我，“你退缩了？害怕了？”

也许他看出了什么，或者他见过许多因为害怕痛苦而临阵退却的人，然而我有自己的缘由，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强烈的渴望压过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感。我同样盯着他，认真地点点头。围观的人一阵哗然。我们俩对视着，沉默着。他眨了眨眼睛，“没关系，你有时间考虑。今天只是给你做一些机能测试，如果三天之后你仍旧选择放弃，这就算是一次免费的体检。”他把那张有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纸丢给我，让我带回去仔细看。

一个不够勇敢的人听完巴罗西迪尼阿的描述，绝对不会再有挑战埃博病毒的念头。这种细菌是如此恶毒，它一点一点地啃噬人的内脏，却让人维持着神经活动。极端的痛苦胜过癌症发作！所有的患者无一例外都会陷入意识模糊和癫狂状态。不可能有人挺得住，正常的神经绝对会崩溃、瓦解，身体于是成了一堆无意识的肉。一堆无意识的肉，或者一个疯子，这两个选项似乎都偏离我的想象很远。在我最初的印象中，病毒夺去人的生命，就像钢刀抹断人的脖子，只需要一刹那。

然而我无所谓。我退却并不是因为害怕这样的情形，而是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个要求在所有的三十四万人中间散播开来，有上千人挺身而出要为我做这道菜，好让我安心地躺到手术台上去。我拒绝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我父亲。但这道菜最后还是不由分说地突破重重困难来到了我面前，它来自南极洲治理委员会，这个地球上残存的最高统治机构。

四个黄乎乎的肉球泡在热气腾腾的芡汁里，散发着味精的气息。南

极洲有足够的合成食物,还有不少鱼和海豹,只是猪肉早已经没有了。为了这道菜,委员会在全洲范围内征集生猪肉,一个慷慨的捐赠者捐出了六百克——他在多年以前亲眼看见父亲把这块肉埋藏在冰原里,那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点美味。我盯着眼前的四个丸子,丝毫没有食欲。我相信,如果没有猪肉,他们会用人肉做成丸子送到我面前。我当着无数的摄像机和记者的面把丸子吃了下去,味同嚼蜡。然后我签了字。

我再次躺在巴罗西迪尼阿的手术台上。无论有多少种原因让我最终躺在这里,有一点始终不可否认——为整个人类献身是一件高尚的事,也许是最高尚的。只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最高尚的并不是最重要的。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对我表达了深切的敬意,一个人在形势的逼迫下视死如归并不难,然而在毫无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作出这种选择——而且我并不是一个傻子——除了敬意,他无话可说。

针尖扎进了我的胳膊,巴罗西迪尼阿博士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很高兴你选择了埃博,你将受人尊敬,拥有尊崇无比的地位。”

某种液体注入我的身体,那是一百毫升的无色液体。渐渐地,我失去了意识。模糊中,我想到,我的一生就这样子结束了,并没有什么遗憾,只不过,如果能够醒过来,那就最好了——我可以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回味父亲的红烧狮子头。我闭上了眼睛。

病毒却并没有要我的命。事实是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并没有给我注射病毒,他只是让我昏睡了一个下午。

“没有疫苗。任何疫苗对于埃博病毒都无效。”巴罗西迪尼阿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我的献身目标是一个谎言,是纯粹的安慰剂。

我从床上坐起来,“真相是什么呢,博士?难道你们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志愿者,然后告诉他这是一个玩笑?”

“你来看看。”他招呼我。我走过去。这是一架庞大的仪器,外表是个四四方方的铁疙瘩,刷着一层白色的漆。这白色立方体的中央有一道缝,

把仪器分作上下两部分，浅色的光从缝隙中泄露出来，时而蓝色，时而红色。这是一台显微镜。一个透明的保护罩把整个机器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凑到窗口上，看见了一些小东西，它们聚集成群，非常安静。

“你看到的就是埃博肉球菌。这是典型形态，如果环境不同，它们也有不同的面目。没有它们不能适应的环境，除了极地。”巴罗西迪尼阿对我说。

就是这些貌不惊人的小东西，几乎将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一种生物彻底灭绝。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制造了核弹，能深入一万多米的海底，飞上真空中寂寥的月球……在地球上呼风唤雨所向无敌的人类，在这个小东西面前败下阵来，现在只能龟缩在南极洲，在冰原的保护下苟延残喘。

“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说。

“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一些，你会发现比你想象的更不可思议。”巴罗西迪尼阿说。

视野放大，一个单个的埃博肉球菌把它的细部呈现在眼前。我看到无数细小的微粒包裹在一层薄薄的膜里边，中央是一个小小的黑点，那是细胞核。

“它伸出一些突出物，有些像鞭毛。你看到了吗？”巴罗西迪尼阿点拨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鞭毛，听起来那是一种纤细的玩意儿。我的确看到一些细细的线状的东西从膜的边缘发散出来，消失在视野之外。视野移动，我看到另一个球体，同样的膜，同样的丝状放射物。

我转头看着博士，等着他说出答案。

“如果你出生在大灾难前，上过高中，对生物学有些留意，就能理解其中的意义。”巴罗西迪尼阿递给我一本已经翻开的书，书页上有一张图片，图上是几个球体，浅红色，表面凹凸不平，某些突出物很长，和另一个球体连在一起。图片的标注写着：树突与轴突。

“这是人类的脑。这些是神经细胞，这是人的大脑皮层细胞。”巴罗西迪尼阿盯着我说。

埃博细菌就像一个个脑细胞。它们通过细长的突起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间交流信息。这和从前的任何一种细菌都不一样。它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庞大得超越想象！

“人的大脑有上百亿个细胞，其中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参加高级神经活动。而这个地球上，有万亿亿个埃博肉球菌。它们全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在一起。”巴罗西迪尼阿慢慢说道。

我明白了巴罗西迪尼阿想让我明白的东西——我们的对手并不是一种毫无意志的病毒或者细菌，它们是强大的军团，彼此间相互帮助，协同行动。也许有一种前景更让人担忧：这庞然大物的头脑中是否已经产生了某种意识？如果那真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头脑，这个对手就实在过于可怕了。巴罗西迪尼阿静静地看着我，观察我对这惊人事实的每一丝细微反应。

我无言地看着他。

我们怎么办？

是的，人类需要一个志愿者。然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奉献出身体进行疫苗实验，他有更多的事要做。这些可怕的细菌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它的线粒体经过改良，含有某种硅结构，可以存储信息；它含有一种奇特的酯化分子，能够像叶绿素一样把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制造出养料；甚至能够根据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光谱发生作用，白天选择可见光，夜晚选择红外光，而在放射性环境中；它还能吸收放射能；它还有一种放射状的细胞器，就是这个细胞器控制着表面突起，处理和传递微弱的电化学信息。这细菌的设计如此精妙，和量子计算机的微控制单元不谋而合……一切都指向一点：这是一种人造生物。虽然进化论深入人心，然而没有人相信这

样精巧复杂的结构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进化出来。

我见到了这个地球上最具有权势的人。秃顶，眼窝深陷，绿色的眸子闪着晶亮的光芒，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是沙门将军，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我不喜欢白人，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总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说话。然而他掌握着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虽然我并不在乎那些枪炮飞机，但他还是能左右我。

“它们有一个总部，头脑。”沙门将军拿着细细的教鞭在地图上比划，他嗓音嘶哑，英语带着浓烈的南方口音，我只有硬着头皮听下去，还好巴罗西迪尼阿能及时为我翻译。在全球地图上，我看见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这些久违的大陆就像史前遗迹一样神秘。如果一块大陆并没有覆盖着冰原，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起见到过一些图片，荒漠，草原，森林，巍峨的石头山，松树奇迹般地从石缝里长出来，傲然挺立……

“我们要进行突然打击！”沙门将军这样强调，说完后，他停下来盯着我。我如梦初醒般意识到他正满怀期望地看着我。

“是的，将军。他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巴罗西迪尼阿帮我打发了将军。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如同梦魇。白天，我要跟着一些军人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从自动步枪到单兵便携式火箭筒，从驾驶小汽车到坦克到直升机到攻击机，他们要用一些严酷的手段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技巧。晚上，我要跟着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学习关于埃博病毒的知识。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所学的这些东西能有什么用，其实他们真正要我做的，就是抱着一个核弹走进那个地下掩体中，并引爆这枚核弹。学习这些复杂的知识真是一种浪费，然而沙门将军和巴罗西迪尼阿并不这么认为。于是，我在这样的梦魇中熬过了两个星期。

距离执行任务只有二十四小时了。晚上，我和巴罗西迪尼阿待在一起。他今天显得颇有几分神秘，让我感觉这个晚上有点不寻常。

巴罗西迪尼阿身上有一股深沉的香气,那是一种特别的印度香料,在重大的节日里,印度人会虔诚地沐浴,然后用这种香料涂抹全身。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些富有的、传统的印度人,或者印度歌舞电影里边,才会有这种事,巴罗西迪尼阿应该不属于这种人。然而我错了。他穿着白色浴袍,在一幅画像前膜拜。画像上画的是一个凶恶的神,头戴火焰冠,有三只眼和四只手,摆出一副曼妙的舞姿,周身被火焰环绕。

巴罗西迪尼阿膜拜完毕,在地板上盘膝而坐。现在的他,看起来颇有几分庄严宝相,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自然流露,让我不自觉地肃穆起来。

“这是湿婆,印度人的毁灭之神。”他告诉我,“他毁灭,然后创造,世界就在他的掌握中循环不息。”

我无意冒犯,只是说了句我想说的话:“你是一个科学家,我以为科学家都是无神论者。”

巴罗西迪尼阿笑了,“我的确是一个科学家,不过我相信冥冥中有神秘的力量支配宇宙。湿婆正好是这种信仰的一个体现,这很符合我的印度人身份。”

我点点头,突然想起了自然派,那个带有宗教意味的动物保护组织,在他们的圣书里头,正写着:毁灭,然后才有创造。我问:“你是自然派教徒?”

巴罗西迪尼阿微笑着不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巴罗西迪尼阿突然告诉我,沙门将军只了解计划的一部分,使用核弹对埃博的头脑进行攻击是空中楼阁。

“埃博肉球菌在许多地方聚集成群。如果用一个比喻,它们就像原始的神经节,而不是一个大脑,虽然我丝毫不怀疑它们会形成一个强力的的大脑,然而,那个大脑的尺度就是整个地球,简单的核攻击根本不能损伤它们。更何况肉球菌是细菌,即便没有头脑,它们也能够生存下去。也许没有这个头脑,只会更糟糕。”巴罗西迪尼阿冷静地说,“这样的情势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整个南极洲只有六个人,包括我。”

最初，埃博肉球菌是一场生物灾难，它们杀死几乎所有的动植物，繁殖出数以亿亿计的后代；两个星期后，它们停止了对植物的攻击；又过了三天，它们仅仅袭击脊椎动物；再后来，它们只袭击哺乳动物。

巴罗西迪尼阿向我出示了一些图片。我看见大群大群的野牛在草原上游荡，不远处一个孤零零的破败小屋显示出这原来是一个农场；葱郁的森林边，几头灰熊在小溪里捉鱼，一条鱼跃出水面，熊的巴掌正挥舞过去；一群狒狒占领了城市，它们在废墟中寻找人类残留的食物和任何能引起它们注意的玩意儿，一只狒狒戴着一串钻石项链，两米外是一具变成了白骨的人类尸体……最后的照片印象尤其深刻，一群狮子在夕阳下休憩，雄狮高昂着头，正对着镜头张开血盆大口，它们的身后，是一座灰色的、丘陵状的小山。

“这是无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地球已经复苏了，眼下的埃博肉球菌只对人类进行攻击。它们已经在全球安顿下来，和其他所有的生物和平共处，只把人类像囚徒一样困在南极洲。”

我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小东西毫无疑问获得了某种意识，它们能够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这是一种高级的智能。我们又落到了后边。

“看到这些灰色的小山了吗？这就是埃博肉球菌的聚集体。现在几乎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这种东西。”

我仔细审视着那灰乎乎的一团，一团均匀的、毫无特色的堆积物，看起来仿佛具有黏性，无数的肉球菌生活其中。它们在干什么？我突然想。

“它们在干什么？”我问。

“很好的问题。最可能的答案是什么也不干，繁衍，延续生命。生命是没有目的的，它只是存在。”

“不，它们一定在做些什么。”我看着巴罗西迪尼阿，“既然它们能够把人类驱赶到南极洲，既然它们能和其他动物和平共处，那它们一定有某种目的，它们一定在做些什么。”

巴罗西迪尼阿带着一丝微笑看着我，“那正是我们征集志愿者的原